



永不褪色的风骨情怀

□秦培红

又见秦智深老师的佳作，屈指一算，竟然已经过去40多年了。

忆起在故乡求学的时光，我那时少不更事，种种过往犹如昨日再现，非汗颜所能概全。

我对秦老师印象深刻，一是因为他与我同姓，二是他与倒拔垂杨柳的鲁智深同名。但萦绕心扉的是：他在历史课堂上展现出的风骨与情怀。

初为人师的秦老师总是面带笑意，身姿挺拔，玉树临风。他手握散发着墨香的书卷，跨上讲台时，儒雅的气质与鲁智深判若两人。他的目光在花名册上逡巡。我坐在第三排，看着他修长有力的手指在名单上轻轻划过，心里忽然涌起一丝渴望被他关注的冲动。

“培红。”他抬起头，声音温润，只提名而不道姓，让回答《马关条约》的内容。

我故意闭口不答，且埋头偷笑。

同学们立刻哄堂大笑，我捂着嘴强忍双肩颤抖。余光中，我见他愣了一下，再次低头确认点名册。随后，他露出随和又诧异的笑容，如初春暖阳般不带一丝愠怒。

在同学们的爆笑中，有人肆无忌惮地反问他：“你提问的是姓秦的，还是姓姜的？”

他恍然大悟时略显窘迫的样子，又引得教室里笑声一片，课堂气氛立马活跃起来。

“秦——”他拖长了音调，手指准确无误地指向我。我把坏笑埋在心里，装出一副无辜的模样，在哄笑声中背诵着条约内容。

他收起笑意，声音突然哽咽，开始给我们讲述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覆灭的悲惨结局。教室里鸦雀无声，阳光依旧明媚，却仿佛蒙上了一层阴影。

只见他转身，在黑板上写下“勿忘国耻”，粉笔与黑板摩擦的声音在教室里回荡。接着，他又一句“历史不单是了解过去，重要的是开创未来”。

那时的我何曾关注到，他讲述《马关条约》时内心的震颤以及眼底的隐痛。

面对《南京条约》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带来的屈辱，秦老师铿锵有力的声音，犹如声讨的皮鞭，让我们一颗颗懵懂的心感受到了荣辱，明白历史容不得丝毫亵渎。

他把书本上那些丧权辱国的条约、数额巨大的赔款，一桩桩、一件件摆在我们面前。而不谙世事的我，哪懂得历史的厚重。这便成了我们师生初识的深刻印记。

从此，我除了盼着作文课

外，对历史课也有了明显好感。盼着那位风流倜傥的本来老师，大步迈进教室，带领同学们穿越时空……

秦老师讲课从不照本宣科，而是把历史讲成一个又一个生动的故事。

讲到鸦片战争时，他会模仿林则徐虎门销烟时的慷慨激昂；讲到戊戌变法时，他又能惟妙惟肖地扮演康有为，在朝堂上据理力争。教室里不时传来“噢”“噢”恍然之声，那些原本枯燥的年代和事件，在他的讲述下变得鲜活起来。

黑板上的字迹被斜阳镀成金色，粉笔灰在光柱中上下沉浮不定。

真正的历史教育，不是把故事堆里的年、月、日塞进试卷，而是像秦老师这样，用感情引领学生，在历史的褶皱里明辨荣辱，在课堂上培育我们的悲悯之心，让我们穿越时空的隧道，成长为支撑民族脊梁的青铜枝丫。

一别经年，那明快的历史课堂又浮现在眼前。秦老师玉树临风、温文尔雅的仪态，他的风骨与情怀，在我的记忆中永不褪色。这分记忆，影响的又何止我一人？它必将影响一代又一代学子。

满庭芳·占尽芳菲四月天

□白天平

桃萼如霞，梨云堆雪，百花尽绽娇容。香飘碧野，山映杜鹃红。是处蜂喧蝶舞，且占尽、玉蕊金盅。柳烟处，莺簧巧啭，燕剪掠晴空。

融融春正暖，樱垂朱络，飞絮飘绒。漫留得，牡丹国色雍容，芍药犹呈芳艳，姚黄魏紫竞天工。君何负，归来应是，襟袂染香浓。

与蜜蜂的不解之缘

□冯复兴

春回大地，处处鸟语花香。在这美好的时节，蜜蜂忙着采蜜。一天，一只蜜蜂突然飞进我的房间，盘旋一周后一无所获，又匆匆向远方飞去。这只蜜蜂，勾起了我数十年前的童年回忆。

那时，一个亲戚家养蜂，还送了我们一窝。从此，我便和蜜蜂结下了不解之缘。在农村，大家祖祖辈辈生活在一起，亲如一家。谁家有点什么事儿，很快就会传遍全村。得知我家养了蜜蜂，来看的人络绎不绝。有人提醒：“小心点，蜜蜂蜇人，被蜇后又肿又疼。”也有人说：“蜜蜂忙着采花酿蜜，不会乱蜇人，正所谓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。”我每天在蜂窝门口来来往往，从未被蜜蜂蜇过。

蜜蜂很勤劳，天一亮就飞出去，来来往往忙个不停。回来时，两条大腿上粘满黄色的花粉，再出去时身上又干干净净的。观察久了，我发现有的蜜蜂把黄色花粉放在头顶，但数量明显比别的少。我问大人这是为什么，得到的回答是：“那是小懒虫，不愿多出力，却又想显示自己。”我听后哈哈大笑，因为自己也有过类似的经历：割草时想偷懒，就将草松松垮垮地放进篮子里，这样很快就能装满一篮子了，以此来迷惑人。

任何事情都是这样，经历一阵议论后就会慢慢恢复平静。有一天，大家在打麦场上忙碌着，忽然，

我家院子上空像刮起龙卷风一样，飘出一片东西。仔细一看，原来是一群蜜蜂飞了过来。不过，它们没有停留，又朝着远方飞去。我正担心它们飞走了怎么办时，只见哥哥迅速拿起一个量粮食的斗，高高举过头顶。神奇的是，蜜蜂很快全部落在了斗中。哥哥将它们带回家，然后转移到事先准备好的蜂窝里，一窝新的蜜蜂就这样诞生了。平时，蜂窝口很少有蜜蜂停留，但一到中午，就会有很多蜜蜂聚在一起，飞来飞去，天天如此。这被称为“朝王”，表示对蜂王的尊重。仪式结束后，它们又急忙去采蜜了。

当时医疗条件差，缺医少药，人们往往使用一些偏方治病。不少偏方里都少不了蜂蜜，如果疗效不好，就会归咎于蜂蜜，不是嫌量少，就是怀疑质量有问题。每当此时，村民就会来我家寻求纯正的蜂蜜。对方问多少钱时，父亲总是摆摆手，不要钱。那些憨厚朴实的村民，双手微微颤抖，连连说着“不行，不行”。但最后父亲还是坚持分文不收，让对方把蜂蜜拿走。父亲说：“我们又不是做生意的，要个鸡毛蒜皮的也解决不了啥问题，干脆就不要。”这事儿越传越远，感动了一位书法家，他写了“积善之家”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，赠送给我父亲。大家都说：“这比金钱珍贵多了。”

岁月深处榆钱香

□朱帮义

上小学的时候，我家所在的村子和学校所在的村子相隔3公里多。如果放学回家吃午饭，就赶不上下午的第一堂课。所以，像我这样家离学校远的孩子，每天早上去学校时就带上午饭。午饭相当简单，不过是几个馒头，配上家里老人腌制的咸菜。

中午放学，我们就在教室的角落，或是洒满阳光的操场上找一处地方，大多是本村的孩子坐在一起。然后，我们去学校的锅炉房打点开水，大家一边吃着从家里带来的馒头，一边喝着热水。这对那时的我们来说，便是一顿美味的大餐。

到了春天，农村正值青黄不接的时节，家家户户粮食都短缺。为了填饱肚子，放学回家的路上，我们会跑到田野里挖野菜，或是到村头的小树林里捋槐花、榆钱和柳芽。回到家，把这些东西交给母亲，母亲会将它们蒸着吃，或是做成窝窝头。这样一来，既能节省粮食，又能让一家人填饱肚子。

那时候，用小麦磨的白面粉极其稀少，老百姓日常吃的大多是高粱面、玉米面和红薯面。这些面粉如果不掺白面粉，根本做不成馒头，只能做成窝窝头。所以，每年春天，孩子们上学带的午饭全都是窝窝头，有榆钱窝窝头、槐花窝窝头，还有红薯面窝窝头。在这些窝窝头里，我最爱吃的就是榆钱窝窝头，它独特的清香，至今令我难以忘怀。

1958年春天，我在县城里上中学。学校离家更远了，我选择住校。每周六下午回家，周日下午返校。学校的伙食比农村要好太多，每天都能吃上白面馒头和面条。而在农村，大食堂已经成立，全村人都在那里领取饭菜。到了春天，生产队队长就组织社员去地里挖野菜，到树林里捋槐花、榆钱，然后把这些食材送到村里的大食堂，蒸成窝窝头发给大家。

那时，弟弟和妹妹年龄还小，为了给他们改善一下生活，我从家里带上榆钱窝窝头到学

校吃，把从学校食堂领到的白面馒头小心保存起来，等到周六下午带回家给他们。每次看到我带回的白面馒头，弟弟和妹妹的眼睛都亮了起来，每周六都盼着我早点儿回家。

上周日，我闲来无事，到菜市场闲逛。突然，我看见一位农妇在售卖新鲜榆钱，急忙上前询问：“榆钱咋卖啊？”“5块钱一兜，刚捋下来的，可新鲜啦！”我当即买了一兜，付了钱。

回到家，老伴看到我买的榆钱，脸上乐开了花，原来她也对榆钱情有独钟。“是蒸着吃，还是做成窝头？”老伴笑着征求我的意见。“蒸窝头吃吧！”我毫不犹豫地回答。于是，老伴开始择榆钱，我则在一旁忙着和面。经过几个小时的忙碌，一锅热气腾腾、香喷喷的榆钱窝窝头出锅了。我剥好蒜，捣成蒜泥，淋上小磨香油，调好蘸料。晚饭时，我们就着榆钱窝窝头蘸蒜泥，虽说只是一顿粗茶淡饭，但让我们回忆起过往的岁月，内心满是温暖。